

当代名家精品珍藏

Dangdai Mingjia Jingpin Zhencang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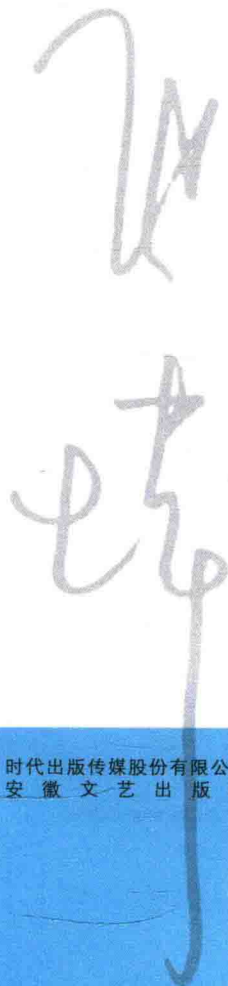
鸽子的结局

Gezi de Jieju

张炜 / 著

时代出版
APETIN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当代名家精品珍藏

Dangdai Mingjia Jingpin Zhencang

鸽子的结局

Gezi de Jieju

张炜 / 著

APETINE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鸽子的结局/张炜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5. 8

(当代名家精品珍藏)

ISBN 978-7-5396-5498-0

I. ①鸽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
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89227 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
丛书策划统筹: 朱寒冬 岑 杰

责任编辑: 朱寒冬 曾 冰

装帧设计: 丁 明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 65859551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 印张: 13.5 字数: 300 千字

版次: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4.80 元(精装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鸽子的结局

Gezi de Jieju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【作者介绍】

张炜，当代著名作家。现任山东省作协主席，专业作家。已发表作品一千三百余万字，被译成英、日、法、韩、德等多种文字。在国内及海外出版各种单行本三百余部，获海内外重要奖项五十余项。

作品曾被评为“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”、“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”、“九十年代最具影响力十作家十作品”，并获得“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”、“上海长篇小说大奖”、“人民文学奖”、“庄重文文学奖”、“中国畅销书奖”、“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”等，部分作品被法国教育部和巴黎科学中心确定为法国高等考试教材。

《你在高原》反响热烈，先后获2010年“南方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”、“茅盾文学奖”、《亚洲周刊》全球华文十大小说之首、“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特等奖”、“鄂尔多斯文学大奖”等十余项奖。



序

我在近四十年的写作生涯中,除了长篇小说和散文之外,共写了十三部中篇小说和一百多部短篇小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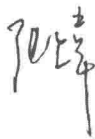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我十分钟爱的文体。我把许多宝贵的时间花在这些篇章之中,可以说为之殚精竭虑。

现在的几部“中短篇小说年编”,大致以写作时间为序编排。这成为一次盘点,一次回顾和总结:生命的痕迹、劳作的历史、艺术的变化、生活的记录……

时间匆匆而过,悉数消逝在渺茫无际的数字时代,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。

不过,当重新展读这些篇章时,我却再度追上了漂流的时间,并且觉得一切都楚楚如新。

也许这就是文学的意义、写作的意义。



2015年4月21日

目
录

序 / 1

寻找鱼王 / 1

海边妖怪小记 / 116

鸽子的结局 / 348

穿越 / 358

孤旅 / 364

羞愧 / 372

何时消逝的怪影 / 381

植物的印象 / 387

山药架 / 395

夫人送我三个碟子 / 404

提防 / 412

附录 / 419

寻找鱼王

我年纪大了，记忆力还好。

在这段时间里，回忆自己的少年时代，讲述八十多年前的故事，已经成为我最愿意做的事情……

大山深处

我们家住在大山深处，那是一幢小石头房子。我们没有住在村子里，因为这里没有多少平坦的地方，没法建成一个村子。山根下东一户西一户的，从这一家到那一家，有时要翻过一座山岭。

我小时候不知道什么是“村子”，只知道我们就住在“山里”。大家都没有邻居，出门常常见不到人，只有山和树。树不多也不大，也见不到猫和狗。

我喜欢猫和狗、羊和牛，可是它们都在很远的地方，走不到我们这儿来。在我五岁的时候，家里终于养了一只猫。这是一件大事。我和猫很快结成了一伙，一块儿做点什么，还要瞒着家里的大人。

我和猫天天在一起，难舍难分。可惜这种好日子刚过了两年，爸爸妈妈就逼着我去做另一件事了。这是我最害怕的事，却又没法拒绝。山里好多孩子都得经历这种倒霉的事，大概谁也逃不过。

这就是“上学”。人要上学，这不知是谁发明出来的怪事。

没有村子就没有学校，可我们还是得上学。山里人的办法太多了，他们想干什么就能干成什么。爸爸领我去上学了，替我背了“学包”。

我们当年不叫“书包”，只叫“学包”，就是专供上学用的包。我的这只包是用马兰草编成的，用桑树皮做了提系，里面装了一沓草纸和一支红杆铅笔。

翻过两座不大的山包，来到了一条半干的河谷。就因为这里是河谷的拐弯处，于是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地方：河谷的半边竟然有一湾绿汪汪的水，岸上还有一小块平地，那儿长了几棵黑乌乌的柏树。柏树下搭了两间草棚，这就是我们的学校。

可能因为这儿有树有水，又有一块小小的平地，才被人看中了。从这里往外有一条条小路，它们连接了许多山里人家。

一个戴了老花镜的斜眼老人就是老师。他住在草棚的里间，那里有火炕和锅灶，还有一块石头支起的木板，是他写字看书的地方。

外面一间棚子稍大，里面有二十多个石礅；墙上挂了一扇门板，涂成了黑的，用来写粉笔字。我们上学的孩子被安在一个个石礅上，开始上课。每人都发了课本，那是一沓用纸绳订起来的草纸，上面写了大字，还有画得歪歪扭扭的图画。我从图中找到了镰

刀和锄头、太阳和月亮，还有猫和狗。最让我喜欢的是一条鱼，很大的鱼。

这条鱼让我看啊看啊。它又长又扁，有鳞有翅，大眼睛。它是用黑墨画成的，但我总觉得它是一条大红鱼。

我把这条鱼对在眼上看一会儿，又推远了看一会儿，好像它随时会跳起来一样。爸爸当时就在我身后，他也被这条鱼吸引住了，一直在那里看，发出呼呼的喘气声。

棚子里一共有十六个孩子，他们就是全部的学生。

老师上课时并不依据课本。他在黑板上又写又画，大致是先画一个物件，然后在物件下边写上名字，用一根树条使劲敲打那几个字，让我们大声跟上念。

那时我明白了，要当老师就得有画画的本事。尽管他画的物件难看极了，但只要费些力气，总能看出是什么。爸爸头几天一直伴我上学，因为他不敢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。

爸爸对那个斜眼老头儿不太满意，说他“浑吃”。这是说他贪吃，吃得多。真的，因为所有家长都要讨好他，时不时送来一些吃的东西，什么地瓜花生、土豆芋头等。有一次我闻到了扑鼻的香气，原来他灶台上放了一块巴掌大的豆腐。我和爸爸都惊呆了。

这老头儿能吃上豆腐，真是太了不起了。这肯定也是哪位家长送来的。

老师没有薪水，只收一些吃的东西，有时还能收到一块粗布，用来做衣服。因为吃饱了没有衣服穿，这就糟了。

爸爸常常盯着老头儿的脸看。这脸比一般山里人的脸大和

胖。这也证明了他“浑吃”。

爸爸第一天送我去上学，大多数时间都站在棚子里伴我。有一会儿他大概觉得没意思，就到外面溜达去了。课间休息时，大家都跑了出去，高兴得到处窜，围着两间棚子转圈，还想爬到柏树上去。只有两三个孩子不高兴，他们是被硬逼来的，一整天泪水不干。我也不高兴，不过我不会哭。

我从棚子里一出来就到处找爸爸，后来发现他在陡陡的石岸下边，正蹲在那片绿汪汪的水旁端量着。我往爸爸身边跑，那个老头儿就跟过来了。他摘了老花镜看着水边的爸爸，一脸的气愤。

爸爸拍拍手站起来，攀着石阶上来。

老头儿盯着爸爸，嘴角动了动，没有说什么。爸爸讨好地对他笑笑，说：“嗯呀。”

老头儿说：“你下去干什么？那里什么也没有！”

爸爸四下瞥几眼，又回头看那片水：“这里面也许……有鱼哩。”

我听得清清楚楚，爸爸当时就是这么说的。谁知那个老头儿胡子立刻翘起来了，喊道：“胡说八道，哪有什么鱼！”他一边转身一边咕哝，气呼呼的，“真是胡说八道……”

回家路上，爸爸说：“我在水边蹲了好一会儿，我觉得里边有鱼。不是大鱼，不过定准有鱼。”

这天晚上，我一直在想那片水，越想越觉得爸爸说得没有错，那儿一定会有鱼。啊，那多好啊！我甚至想到了怎样逮鱼……

爸爸后来又对妈妈议论起那片水，不住声地夸，说那些人可真

会选地方啊，那个斜眼老师也真是有福啊，那里有树有水，说不定还有鱼。“要真有鱼，那老头儿算有大福了，那鱼就全归他了。”爸爸咂着嘴。

妈妈说：“那个人也许和老族长好，要不哪会有这么好的差事，也住不到这么好的地方来。”

爸爸和妈妈议论着，其实我明白，他们最羡慕的是鱼。

我知道“老族长”。这个人好像年纪很大了，住在很远的什么地方，管着山里所有的人。只要住在这片大山里，无论见没见过面，都得受他管。爸爸说：“什么地方都得有人管，咱山里就归老族长管。”

我在心里将“老族长”想象成一个很高很大的人，黑着脸，山里所有的人、所有的活物都怕他。

我问爸爸：“老族长常常吃鱼吗？”

“那是肯定的。不过也不能天天吃吧。”

我信爸爸的话。因为我们住在大山深处，这里一年到头大半都是旱天，地上留不住水，自然也没有鱼。记忆中我只吃过两次鱼，是泥鳅，只有手指头那么长。

第一次吃鱼是个夏天。那天爸爸兴高采烈从外边回来，一进门就掏着衣兜，掏出了比拇指长一点的黑东西。他在妈妈眼前晃了晃：“鱼！”

原来那是爸爸路过一条干河沟时，在焦干的淤泥上捡到的泥鳅，一共三条。它们被晒得干干的，所以没有臭。

妈妈那天高兴坏了。她洗了一些菜叶，找了一个大泥碗，先放

上几片菜叶,然后再放上干泥鳅和盐,最后覆上更多的菜叶。泥碗放在锅里蒸起来,白白的蒸汽满屋都是,我们一块儿用力往鼻孔里吸。我嗅到了,大声说:“是鱼!”

那种腥腥的气息啊,我一辈子都不会忘。

鱼宝贵

爸爸妈妈常夸我:“你的鼻子真尖!”这不是说鼻子的形状,是说我的鼻子最灵。妈妈说我的鼻子比得上猫。猫有一个了不起的鼻子,它的鼻子看上去并不大,可是真灵啊,什么都嗅得出。

我也嗅得出。我能分得出掺在一块儿的各种气味,无论散发出这些气味的东西藏在哪儿,我都能找到。花生、辣椒、地瓜,这些我最熟悉了。如果有一种新东西放在屋里,哪怕是藏在谁也看不见的地方,我也能嗅出来。那些从没见过的东西被我嗅到时,我尽管说不出名字,可我知道它在哪儿。

猫也有这种本事。我有一次见它在屋里走来走去,不时地抬头看我一眼,叫着,就知道它一定嗅到了什么。后来我才知道:就在它出门的一刻,有一只老鼠跑到屋里来了。

猫对老鼠的气味最熟,再就是鱼了。而我对鱼的气味最熟。

后来我发现爸爸妈妈、我认识的所有人,对鱼的气味都太熟了,熟得受不了。

爸爸那一天在上学的地方察觉到有鱼,一说出来就让老师不高兴,让老头儿脸上有了怒气。我后来问爸爸:“你亲眼见到鱼的影子了吗?”他摇摇头。

“那你怎么知道啊？”

“从水纹……我也说不准。反正水里有一股土腥味儿，我想里面肯定有鱼。”

“水边都有这种土腥味儿呀。”

“那不一样。不太一样。”爸爸说。

我好像能懂他的意思。那是无法说得更明白的。我知道爸爸把这种“土腥味儿”分成了好多种，它们在涌进爸爸的鼻孔时，被他一丝丝地、像篦头发似的篦了一遍，然后从里边找出了什么特别的东西。

爸爸不会错，不信就等着看吧。

我后来就特别留意那汪水了。多好的水呀，静静的，墨绿色，有时还泛出黑色，油汪汪的。有风时水纹就多，无风时平得像镜子……说不定什么时候发出“咚”的一声，水面立刻荡开一圈圈水纹。

我想爸爸一定是看到了这样的水纹。

我有时会目不转睛地盯住它看，可我什么都没有看到。

我像爸爸那样蹲在水边，不光是看，还眯着眼嗅。我仔细小心地嗅着涌进鼻孔中的所有气味。腥腥的，这里面有泥土被水渍过的腥气，还有草叶烂在里面的气味。有一种腥味很缠磨人，它好像有点发黏发热，但说不清。我在心里琢磨，这大概就是鱼身上发出的气味吧。

那个戴花镜的斜眼老头儿站在岸上，我抬头看他时，他正在盯我，那眼神像看爸爸时一样。我赶紧爬上岸。他说：

“不准下水。”

“天多冷，我才不会下水。”

“天热了也不准！谁也不准……老族长知道了，让人掀起两腿一劈巴扔进山里！”

老头儿说得真吓人哪！“老族长”这三个字谁不怕？所有人都怕。想想老头说的吧：一个壮汉把孩子两腿揪紧，狠狠撕劈，孩子撕心裂肺地喊哪喊哪，野物从四面八方赶来……

爸爸说这片大山里狼不多，最多的是獾和猞猁，还有一些狐狸。这些动物一般不伤人。爸爸说当年老族长身边的一个人被狼咬死了，老族长下令杀狼，狼后来也就不多了。

那个斜眼老头儿太狠了。

可我还是要看那汪水，偷偷看。

在南风中，我不出门也能嗅到那种特殊的腥味儿。这让我无法好好听老头儿讲课。他在黑板上画了猫，用力敲打黑板，喊：“猫！猫！”我们都跟上喊。喊累了，他又画了一条鱼，用力敲打着喊：“鱼！鱼！”

老头画鱼的时候格外用心，他把这条鱼画得很大，鱼鳍画得像翅膀。有个孩子提了个傻问题：“老师，鱼也会飞吧？”老头儿哼哼着：“鱼会飞，那不成精了？”我们都笑。

回家时我讲了这句问答，爸爸说：“还别说，真听人讲有一种鱼会飞，能飞屋顶那么高，呼一下飞过去，再落到水里，那叫‘雀鱼’。”

这一天坐在石礅上，我格外心神不宁。这不完全是因为南风里飘来的腥气，肯定不是。一开始我自己也不明白，后来才知道是

怎么回事。这天我一坐到石礅上就觉得不对劲儿，因为它好像不稳，我的身体总是轻轻摇晃。我一边摇晃，鼻子不知不觉就在用力吸气，脸也转到了一边。

老头儿的目光瞥过来，我吓得一哆嗦，赶紧把脸转向了黑板。可是我的鼻子让我无法聚精会神。真的，我嗅到了一股特别馋人的香气。一般的香气倒也没有什么，因为老头儿的里间棚子里总是飘出各种香味，常常让大家无法集中精力。谁让他们个个都有一副好鼻子呢，动不动就往一边嗅，就要转头扭脖子。这让斜眼老头儿也没有办法。谁都能明白：老头儿的那个里间棚子对听课来说真的是一大害。

我这会儿被这气味差点儿弄蒙了，嗅着嗅着，险些不顾一切地站起来。我真的嗅到了鱼的气味！我敢说老头儿吃鱼了！

我定定地看着他，想从他的神气上看出什么。我发现他的声音又粗又响，用树条拍打黑板时劲儿更大了，胡楂儿爹着，脸上一副凶巴巴的样子。他反正与过去不同了。

课间活动时我没有到棚子外面去。棚子里的人很快走光了，只剩下了我自己。老头儿独自到里屋去了。我像被一根线牵着，一直往老头儿跟前凑。我在门口站住了。

站得近了，那种甜甜腻腻的腥味儿更浓了，大股大股地涌进鼻孔。看来这个老头儿什么都不在乎，也丝毫不想遮掩。我咳嗽了一声。

里面发出“当”的一声。他出来了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他翘着胡子。

“我……”我支支吾吾，突然想到了我们家的猫。我如果是一只猫多好啊，毫不费力就能溜进去，一下就能找到鱼：一条两条，大鱼小鱼。

我吞吞吐吐：“我看见一只猫……从这儿溜进去……”

“胡诌！哪有什么猫……”

我顺势胡编，越编越没谱儿，连自己都觉得可笑。我说：

“我们家有只大猫，一天到晚吃鱼。它不知从哪儿抓来一条大鱼，有两拃多长……”

“啊？”老头儿眼睛睁得圆圆的，“两拃多长？那么大？它吃了可不行！”

“我爸我妈都想要这条大鱼，可就是没法儿。猫又蹿又跳，叼着鱼不松口，在屋里兜圈儿，谁也逮不住……”

老头儿打断我的话：“最后到底怎么样了？”

我像一只泄气的皮球，垂下头：“它叼着大鱼跳出了窗子……”

鱼很宝贵

我随口编出的那条大鱼的故事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本想用它馋一馋这个老头儿，后来才发现把我自己馋坏了。我一直在想：两拃长的大鱼，这该是多么棒的一条大鱼啊。

老头儿听到最后一连声叹气：“咳咳！咳咳！完了，全完了，它不吃完这条鱼是不会回家的！”

“嗯，就是这样，它在外边大半天，最后才舔着嘴巴回来……”

“它连根鱼骨头也没带回来吧？”